两小无猜

作者：robbin2117
原文链接：https://ld246.com/article/1454251332992
来源网站：链滴
许可协议：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 (CC BY-SA 4.0)

       文/<a>飞行官小北</a

       比光速还快的应该是物人非吧。

       就像睡着坐过站，一个恍惚，前排座位就换了人，窗外景色就变了样。可怕的是除你之外，揽着你肩膀的哥们，口沫横飞的老师，甚至连院门口的大梧桐树都浑然不觉，他们被时光的洪流卷得行色匆匆，心满意。你驻足不前，回望也不是，前行也不是，就这样孤零零地看着大地，怀疑自己被全世界蒙在鼓里。nbsp;

      我第一次产生这种可怕感觉是因为娜娜。
娜娜是我的小学同桌，典型的三好生：守规矩、有眼色、爱端着。她喊起立时字正腔圆，收作业时鼻朝天。但娜娜生得好看，马尾辫扎得又紧又滑，皮肤会发光。娜娜听我讲数学题时，脸颊几乎能碰到的鼻子。印象中她是奶油蛋糕味儿的。娜娜眼里并没有我，只有课本和桌子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会不自主捏紧领口，怕自己身上臭。

       两小无猜是个有趣的词比喻幼时男女亲密无间。但我总觉得亲密无间不足以解释这份亲密。两小无猜应该是，俩人对亲密与竟毫不知情，像一对停落在树梢上的小黄鹂，并不知道自己胡闹般的叽叽喳喳，在世人眼中是一幅尚的鸣柳啼春。那时的我跟娜娜一样，什么都不懂，以为橡皮尺子之类的才是头等大事。我们在桌上画三八线，桌下悄悄掐过手。我在她背后贴过条，她在我腕上画过表。

       有一次上语文课，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好大的桃子让我看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看那么长时间，可能是因为那个桃子真的大。终于我们被老师发现了：“你们俩在做什么？”娜娜抬起头，气定神闲地说，我让他看我的桃子—因此我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，并被罚到教室外面站一节课。站在空无一人的走道里的感觉很难受很冰，就像快要拉肚子。为此，我发誓不再跟娜娜说话。这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短的一个誓言吧，只持了两节课。

       年少时容易把一切都看很重，更容易把看得很重的东西瞬间推翻。就像哭闹的孩子看到新玩具的那一刻，嘴角在眼泪干之前已经上扬。对那时的我们来说，一个升学前的暑假就是一次对人生的洗牌。洗得有些人被连起来，有人被打散，还有些人成了对子。

跟娜娜就被打散了，初中被分到了不同的班级。这三年里，我们俩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句，即使狭相逢都视而不见。好像抹上啫喱水，穿上牛仔裤，曾经的“两小无猜”就会成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

       倒也不会怅然若，即使怅然若失，那个年纪也难以名状，还以为是天气的原因。上初中以后，娜娜一下子从好看变成漂亮。好看和漂亮不一样：好看是透明的，漂亮是花花绿绿的。我偶尔会从身边的哥们儿口中听到她名字和她的事情。听说她是他们班的班花，她身边的男生经常换，有些还是混帮派的。有时候我会在场看见她，永远会有一个姑娘挽着她的胳膊，从操场这头晃到操场那头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姑娘的脸孔会换一张，但她们谁都比不上娜娜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。娜娜走路的步伐很稳，有泰山崩于前而色变的架势，就像她当年说“我让他看我的桃子”一样气定神闲。

       临近毕业，同学录悄然行。大家多数都会买可拆卸式的，在每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分发给同学，既能提高率，又能保护隐私。收到一沓子同学录的人会用抱怨的方式表达满足，占用上课的时间奋笔疾书，周的人则用认真听讲的方式表达不屑。某天，一个不怎么熟的同学递给我一张同学录，我接过一看，淡色的纸上用铅笔写着娜娜的名字。

       如今，我已经记得在那张纸上具体写过什么，只记得大意是“希望你能过上真正想要的生活”。没错，从那时起我就始学说这类矫情的话了。大概就是因为这张同学录，我跟娜娜在即将毕业的日子里说话了。
娜娜告诉我她很感动，她的确想要过不一样的生活。
但我不知道她想要的生活是怎样的，也不知道她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。她没具体说，我也没具体问。
那以后，娜娜经常拿着练习册来问问题。她的学习真的不怎么好。看她听得很认真却一脸茫然的样子我既心疼又心酸。有时候，我会故意想很长时间，只是为了让她觉得那些题目其实并不简单。
/span>

      距离中考已经没剩几天了。虽在那个小城市里，不管考得如何都可以上高中，凭借一些关系也可以分到重点班；但我还是会怕，怕到她假装明白时那一声迟来半拍的“哦”，怕跟她说“你一定行，有志者事竟成”之类的保证，最怕是想象中娜娜拿到成绩单时的表情。

      中考结束后，我一直想电话问娜娜考得怎么样，却始终因为害怕没有问，娜娜也没再找过我。就这样，我跟娜娜又一次被负洗牌的时光打散了。
等到再一次说话是在上高二的某一天，上学路上。
娜娜从后面叫住了我。我回过头，差点儿没认出来。
她把头发染黄了，发根有一寸左右是黑色的。外套上全是孔，跟街道上的太妹一模一样。等确定那是娜之后，我好难过好难过，难过之余竟有些生气，心想你怎么敢变成这样。娜娜看到我的眼神也有些尬。我赶紧笑着跟她打招呼，寒暄起来。
娜娜说她在十四班，我这才知道我们在同一所高中。她问我在哪个班，我答二班。她说哦，不错嘛，重点班。然后，我们就没话说了，就这样在路上走着，走得很慢。我记得那天天气不好，娜娜脸色很白。她突然问我还记得那个桃子吗。我大笑不止，笑着笑着，觉得可以停了，却还是继续在笑，我觉我很假。我说，你们班主任真好，都让你们染头发。她没说话。快到学校时她问我，你觉得黑发好看

。我说嗯，还是换成黑色吧，黑色好看。
她的语气还是那样气定神闲，她说：换不回去了。
这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自此，我们没有了任何联系。刚开始撞见还会相视一笑，后来就彻底视不见了。这次的我们仿佛都心知肚明，那段时光再也换不回去了，我没有再为她担心，她也没有再说我想要过不一样的生活”。

      我不知道我们的那段时给娜娜留下了什么，不知道她听到《同桌的你》会不会想到我，也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那个大桃子，甚至连娜娜口中的“不一样的生活”是怎样的都不知道。

      对娜娜，我仿佛什么都知道，她就像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时突然出现的小姑娘，牵着我的手跟我蹦蹦跳跳一阵，又突然毫无征地撒开我的手，一个人朝拐角那头跑去。她在拐角那边会继续蹦蹦跳跳，还是会掩面痛哭，这些我都从知晓。
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：上体育课时崴了脚，坐在树荫下休息，全班同学四人一行，在烈日下绕操场跑步，一圈又一圈。天气很热，蝉鸣很凉，同学们欢快的口号声，带着回音在操场上回荡。</spn>

      一，二，三，四。

      一二三，四。

      那个世界刹那间就跟你有了任何关系。